

大宋帝国

之

丁牧◎著

残阳烈

一个风霜老人，
铁马金戈，
入虎穴驱寇寇铸屏障，空怀一腔英雄血。

他一介书生，
妄论匡扶正义，
天正会一飞折戟，沦为世人笑谈。

大宋百年，弊政丛生，千疮百孔，
血色残阳，金甌碎缺，抱恨终天。



大宋帝国

之

残阳烈

V

丁牧◎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阳烈 / 丁牧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7 -5143 -5470 -6

I. ①残…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8972 号

残阳烈

作 者: 丁牧

责任编辑: 袁子茵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5143 -5470 -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英豪辈出。在为数众多的华夏俊杰中，有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是早已在大众中被广为传颂的，如杨家将、岳飞等。而另外有些也是不应被时光淹没的历史人物，则尚不为世人所熟知，如本书所着力描述的宋朝老将宗泽。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宗泽同样是享有盛誉。他不仅与岳飞一样，是威震敌胆的抗金名将，而且还是岳飞的伯乐和恩师。岳飞后来在南宋军界的崛起，与宗泽的慧眼识珠刻意提携具有密切关系。这位抗金先驱于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传奇生涯，及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结局，亦与岳飞等历代英雄的沉浮相仿，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类似宗泽这样的，承载着大量精彩故事，而尚未为后世所熟知的华夏俊杰，在中华史册上还大有人在。

为什么有些历史人物早已是家喻户晓，而另外一些同样杰出的人物却长期地鲜为人知？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人其事是否得到了文学作品（包括以表演方式为主体的各类文本）的传播。得力于文学作品广泛传播的历史人物，会很容易地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由此可见，对于历史文化的宣扬传承，文学的作用不可或缺。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又是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重要根基。历史资源的支撑和滋养，对于文学创作也是不可或缺的。缺乏历史底蕴的文学，终究会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态。这就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互惠关系。

常见某些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题材范围日趋狭窄，发展至近代当代，不是走向自我、内心，就是乞助于幻想、游戏，否则便似乎再无文章可做。形成这种现象，固然与其之思维方式、文化背景有关，但缺乏丰富的历史库

存，恐怕也是要素之一。在这一方面，中华民族得天独厚。我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宝藏可谓举世无双，并且尚有广阔的领域有待开拓。努力地发挥利用这一优势，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福分。

长篇历史小说《残阳烈》，就是基于这种创作观的一次艺术实践。一幅别开生面的历史画卷，将伴随着本书所讲述的一连串扣人心弦的故事，和一个个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在诸君的面前逐次展开。

大火是在半夜里烧起来的。

汴京素来多火灾。在有宋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里，火德真君前来充当不速之客的次数相当频繁。例如真宗祥符八年，荣王宫起火，殃及库阁多处，大批钱帛书籍尽付一炬。仁宗天圣二年，一场大火将玉清昭应宫全部化为灰烬。仁宗明道元年，大火又在皇宫里发威，张牙舞爪地焚毁了八个大殿，其中包括仁宗的寝殿。神宗元丰八年，正在举行科考的开宝寺起火，考官、监考和考生多人罹难。徽宗重和元年，后宫起火，令五千余间楼台殿阁一天成灰。钦宗在位不到两年，却亦未能避免火神爷叨扰，尚书省的六部衙门曾一下子被烈焰吞噬了五部。至于发生在民间的大小火灾，那就更是数不胜数。

发生火灾的原因，一般来说无非是用火不慎。可是这会儿正值酷热难耐的盛夏午夜，按说是发生火灾可能性最小的时候。以往的记载也正是如此，历来的火灾以发生于冬季者为最多，春秋季节次之，而在夏季里却很少发生。因此，虽然在汴京发生火灾不足为奇，但这一夜子时之后在开封府西侧玄帝庙附近燃起的这场大火，却端的是显得有点反常。更何况，这一天还不是个寻常日子。就在这天中午，龙图阁学士、新任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宗泽，刚风尘仆仆地抵达汴京。

火势起得很快很猛，当望火楼上的值更人员发出警报时，半条巷子已被大火映红。幸得官府是早已让大火烧怕，设置的救火机制比较完备，即使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还保持了相当的警觉。而且起火的地点距开封府很近，负责指挥救火的军巡总铺就设在衙前大街上。发现火情后，防火军带着桶梯斧叉等消防用具立即出动，总算是抢在火势蔓延之前，及时地扑灭了烈焰。然而饶是这样，业已在这片街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宗泽闻报火警后，马上起床披衣去了前衙。得知亲兵队统领甘云已经派人出去察看，他便坐镇于大堂，等着听取情况禀报。直到得悉火势确已得到有效控制，并向军巡铺官员下达了查清起火原因做好善后事务的指示后，他才拖着困乏的身躯转回后衙。

此前，一路鞍马劳顿且又应付了半天就任仪式的宗泽，刚刚睡下还不到一个时辰，现在他依然是浑身倦意，但又是睡不着了。人上了年纪就是这样，如果不

能一觉睡到头，再想重新入眠就很困难。于是他索性让人搬来一把藤椅和一张小桌，放到回廊上，又泡得一壶菊花茶来，打算先坐在这里养一会神再说。

说是静坐养神，其实能够保持沉静的只是外表，在内心里他根本沉静不了。因为此刻他的心事委实是太多，也太重。

宗泽，字汝霖，祖籍浙江婺州义乌。

他生得身量不高，却是志向远大，自幼便不甘碌碌于世，夙存报国垂名之愿。但因性格刚直，不善歌功颂德，屡屡不分场合地直陈时弊，科考之路极为不顺，直到元祐六年三十四岁时方登进士第。由于同样的原因，此后他的仕途亦颇坎坷，虽在为政期间清廉勤勉多有建树，却始终不得大用，沉浮起落三十余年，一直在州县之属的八九品职务上徘徊，大半生的时光就这么消磨了过去。后来由于对兴师动众修建劳民伤财的神霄宫态度消极，触怒了狂热崇尚道教的徽宗赵佶，被朝廷一纸敕令夺去乌纱，闲置于镇江家宅。这个时候的宗泽，已经是六十八岁。

一生未得鹏程展翼，到了风烛残年，还能有什么想头。他虽在心里极为不甘，面对着朝无明主世无伯乐的冷漠现实，却也不能不空怀着岁月蹉跎一事无成的浩叹，心灰意懒地结庐泉林，打算从此就以一个乡间村夫身份，与野花闲草为伴，默默地了却残生了。

然而世事难料命运无常，机遇这东西，真是求之不得得之不求。就在宗泽已死心塌地地在茅舍竹篱中颐养起天年来的时候，一个令其东山再起的重大政治机遇，主动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这个迟到的政治机遇的制造者，居然是宋朝昔日的灭辽盟友、现在的头号敌国女真金朝。

宣和七年十月，野心勃勃的金朝在灭辽之后，旋即与宋朝翻脸，兵分两路挥师南下，悍然启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宋战争。腐朽透顶的宋朝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均接连失利，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风流天子赵佶方寸大乱无力回天，在紧急关头慌忙禅位与太子赵桓。但是这个卑躬屈膝的措施并未能使前来“吊民伐罪”的金军止步，金东路军很快便耀武扬威地兵临汴京城下。

当时社稷存亡悬于一线，幸有太常寺少卿李纲挺身而出出力挽狂澜，团结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同时传檄各路兵马火速勤王云集京畿，方使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化险为夷。

靖康元年二月，金军在索取了巨额赔款后暂时撤离汴京，但其亡宋之心不死，天下远未太平。宋朝的北部疆土上依然战事频仍，大量的州县还在不断地被

金军攻占。国衰思良相，国危思良将，当此亟须用人之际，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了许多已被罢黜的官员，以应付一派狼藉的窘迫政局。年近古稀且赋闲已久的宗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被人想了起来。

经中丞陈过庭等推荐，宗泽被列入了可用之人名单。当时朝廷正急于与金朝议和，而官员们皆视使金为畏途，所以宗泽起先被拟派的职差，乃是去充当与金人谈判的和议使。但随即有人提出，他这个人性格太刚，不谙周旋，不懂变通，让他去与金人谈判，恐怕只会谈崩。于是经宰执大臣合计，改命宗泽出知磁州。磁州地处抗金前哨，正需宗泽这样的硬汉去镇守。

接到朝廷的诏令后，宗泽起初的反应比较漠然，甚至对接不接受这个任命还有点犹豫。这对当时的宗泽来说也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一方面，人到了他这种年纪，已经将许多事情看得很淡，能不能再弄个官当，已经无所谓了。再说这属于临危受命，在这时出去当官，风险和责任都不小，政务亦必十分繁重，那日子将远不如隐居田园过得安逸。一个业已土埋半截的老者，托病不接受任命，朝廷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既然如此，他又何苦再去找这份罪受。但是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个使他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而且是此生的最后机会。乱世出英豪，越是临危受命，越能有所作为，在汴京保卫战中名声大震的李纲即为先例。抓住这个机会，平生抱负或许有望实现一二，而放弃了这个机会，也便只能这样寂寥地度过此生了。

他不能不扪心自问，如若放弃此机，究竟悔也不悔。

况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睹山河破碎黎民涂炭，作为一个素谓以天下为己任者，倘实在是报国无门也罢，但既蒙朝廷召唤，若再推诿不就，能够心安理得吗？

两种念头交相闪现，最终还是在有生之年拼将老命再去轰轰烈烈干他一场的想法占了上风。而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宗泽便蓦然产生了一种天高地阔困鸟出笼之感。这时他才意识到，重新出山的热望，虽然在他的心底冰封已久，却始终未曾熄灭，其实他是在时时刻刻期待着这一天的。否则很难解释，在漫长的赋闲岁月里，他所孜孜钻研的，为什么依然是国政兵法，而非隐士们所热衷的琴棋书画。他的一时消沉之念，只不过是出于因长期遭受冷落荒废大好年华而产生的一种本能怨叹。这时，这股怨叹很快便转化成了鞭策他暮年奋起的强劲动力。

枯木逢春，往日的雄心壮志重又升起，使得宗泽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仿佛一夜之间年轻了十岁。当时太原已经陷落，国势再度濒危，被委去两河任职的官

员，多数皆托故不就。而宗泽则仅带从卒十余骑，昼夜兼程而往。

到了磁州后，他即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整顿秩序招募义勇，维修城槽打造战械，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将这座周长仅八余里的小城，收拾成了一个防卫严密的战斗堡垒。金军攻破真定欲南取庆源之前，恐宋军袭其后路，出兵五千人马企图先拿下磁州，不料碰了个头破血流。战报传到汴京，受到朝廷嘉许，钦宗赵桓就又给宗泽增加了一个头衔，叫作“河北义兵都总管”。

但是这种局部的小胜并不能扭转全局的劣势，英雄伟业也并非仅凭某个人的人才干便可铸就。在随后的日子里，宗泽的建功之途便开始步履维艰。彼时是靖康元年初冬，金朝再次大举伐宋的战事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宗望、宗翰两路大军均已逼近黄河，国势之危较之去冬更为严重。适逢奉旨出使金营的康王赵构滞留磁州，有诏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和磁州知州宗泽为副元帅，任务是火速调集河北兵马入卫。

宗泽受命，不敢怠慢，即请求赵构号令诸军驰援汴京。然赵构却在汪伯彦的建议下，决定避敌于大名府，只让宗泽自提本部兵马去进击李固渡。宗泽力辩未果，只好孤军南下，经浴血苦战，破敌寨三十余座，夺回了枢纽重镇李固渡。这个胜利虽说不小，但因兵力不足，无法扩大战果，对于解救汴京，却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各地援军迟迟不至，此时汴京已被金军攻破。宗泽得悉噩耗，率部到达大名府后，又力劝赵构紧急聚集勤王兵马前往救驾，但赵构却仍是只遣其一部分兵马出征，自己却要率主力避往东平。宗泽无奈，只得再自提孤旅进军开德。

这一次他打得更艰苦，也更漂亮。在开德，他与金军的精锐部队连续作战十三回，皆捷，打出了响当当的“宗爷爷”的威名。但可惜终因势孤兵寡独木难支，最后，依然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徽宗二帝凄惶北狩，中原大地改颜易帜。

目睹无数将士血溅沙场壮烈捐躯，宗泽已是与金军杀红了眼。不报此仇不雪此恨，这口气今生他是绝难下咽。于是，这时宗泽的志向，便明确地集中到了驱逐金虏恢复中原这个目标上。若能在有生之年成就此功，他将含笑九泉死而无憾。

然欲抗金复国，必须上下齐心。不幸的是，朝廷的立国方针与宗泽的愿望并不一致。而且由于宗泽的刚直秉性难改，对赵构屡次在关键时刻退缩逃跑的行为多有质诘，搞得赵构相当尴尬，他自然是不能见宠于这位康王。而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新朝在应天府建立，改元建炎，新君就是前康王赵构。宗泽的遭遇如何，

那便可想而知了。寸功未立的汪伯彦和元帅府任命的另一个副元帅黄潜善，因为擅长逢迎拍马，均被赵构安置为新朝要员，而宗泽这个在国难当头之际奋勇征战屡建奇功的老将，却被命令交出兵权出知襄阳，后又改为出知青州，被胡乱安排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差事。

如此一来，宗泽的以身许国之愿，便眼看着又要泡汤了。

不料时隔不到一月，突然又有转机：就在宗泽的那颗沸腾之心正在逐渐变凉的时候，朝廷将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的重担，放到了他的肩上。

此事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一个因素，是原汴京留守范讷庸碌无能很不称职，以汴京地位之重，其主官亟须做出调整。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新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的鼎力推荐。

李纲也不是个善于逢迎之人，但他的崇高声望和治国能力，在当时的朝臣中无人可与比肩，之所以选择李纲出任开国宰相，乃是赵构的权宜之计。而作为主战派中坚人物，李纲原本是想擢拔宗泽进入三省担任执政大臣，只因遭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的百般阻挠，才只好退而求其次，改荐宗泽担任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经过据理力争，这个安排总算没被赵构驳回。

虽然未能进入朝政中枢，但汴京留守之位亦是举足轻重，而且可以独当一面。在当前的形势下，其职责分量并不亚于宰执，甚至比留在朝中更有用武之地。宗泽明白，李纲能为他争来此职颇为不易，对于这位志同道合的忘年知己，他心里充满感激。就冲着李纲的这份信任，他也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出点名堂。

但同时他也很清楚，要真正当好这个汴京留守，却绝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他要接手的，是个饱经蹂躏的烂摊子，而他所面临的，则将是来自各方面的多重压力。

金朝是打算长期统治中原并进而夺取江南的，所以他们在撤军休整之前扶植了一个以张邦昌为首的伪楚政权。而金军前脚走，首鼠两端的张邦昌便把政权又交还给了宋朝。这个结果金朝绝对不可能容忍，他们必然将会疯狂反扑夺回汴京。

连年战乱匪寇蜂起，各种武装纷纷呼啸山林。据说出没在汴京周围的杆子不下数十支，企图趁火打劫割据一方者大有人在。而眼下的汴京城里，则是秩序混乱不堪，不要说遭受寇袭，就算是没人来打，恐怕指不定哪一天，也会由于盗贼猖獗而陷入瘫痪。

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一般人根本对付不了。否则朝廷也不会急于撤换掉那个不中用的范讷。

如果说上述压力是人人都看得到的，那么除此之外，在宗泽心中还有一个更为沉重的压力。那就是，能否治理好汴京，还关乎能否促使赵构回銮。也就是说，还关乎能否敦促朝廷放弃南逃政策、坚决推行抗金复国大计的问题。李纲坚持起用宗泽，其用意就在于此。宗泽赴任之前，李纲曾与他在应天府进行过一次晤谈，两人对此心照不宣。

由此观之，这事便有了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意味了。这个使命重若千钧但又极具风险。如能打赢治理汴京这场硬仗，于国家而言，乃为开创中兴大业之先声；于个人而言，则可在宗泽的生命历程里立起一座丰碑。然若此役败绩，那么不仅收复中原之望将变得十分渺茫，宗泽亦很有可能将成为承担重责的替罪羊。宗泽的秉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知难而退，但他也非常清楚此事的干系，因而在慷慨受命的同时，他便下定了决心，这一仗必须打赢，不能打输。

不过，下决心打赢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打赢是另一回事。金军的行动规律，通常是在秋高马肥时出兵。如今已是盛夏，留给宗泽整顿汴京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两三个月。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要使这座劫后之城雄姿重振，没人敢打保票。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宗泽纵使背水一战的决心很大，亦是不免心中打鼓。而今夜这场大火，则不啻是首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吉凶莫测的战斗这就算是打响了。在今后的日子里，形形色色的意外和险阻将会接踵而至，这是可以肯定的。但那将会是些什么事情，它们将棘手到什么地步，宗泽虽说有所估计，却是不可能确切预知。甚至就连汴京目前的许多具体状况，初来乍到的宗泽也还都知之甚少。然则却是时不我待形势逼人，他又必须在尽可能短促的时间里打开局面，不然便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中。

有这些沉甸甸的块垒七上八下地涌堵在宗泽胸口，他的心境如何能静得下来？

“爹，时辰不早了，回房去睡一会吧。”一声轻唤打断了宗泽纷纭的思绪。来到近前的是宗泽的儿子宗颖。宗泽共生有五子，其余四子皆已先后去世，其老伴陈氏业已在多年前亡故。目前宗泽的儿媳及孙辈们都居于镇江，常年跟随在宗泽左右的只有宗颖。这宗颖容貌清瘦，性格和举止皆颇有乃父之风，唯个子比宗泽高了半头。现在他的职位，是汴京留守司书写机宜文字。

“嗯，你们都没睡？”宗泽抬头看了看宗颖，同时也看到了侍立在长廊一侧

的甘云和几名亲兵的身影。

“军巡铺的人一直在外面忙活着，刚才我在等勘查结果。”

“查出原因没有？”

“据报，从现场状况推断，像是有人故意纵火，不过具体线索难以查找。”

“噢。”宗泽似乎是对这个回答早有意料，“看来这把火还真是哪路朋友给我这个新官送上的见面礼了？”稍顿了顿，他放下茶杯，举目望望已经微露曙光的天色，霍地站起身来，“天快亮了，你们也都抓紧去躺一会儿。从明天，噢不，从今天起，恐怕我们都得忙得团团转。”

二

第二天一大早，宗泽先在开封府官员的陪同下去拜谒了太庙，然后即进宫去拜见了孟太后。新官上任，按惯例有许多过场要走，因是非常时期，宗泽吩咐一应履新形式尽量删繁就简。但因太庙供奉着自太祖以下历代皇帝与皇后的神位，而孟太后则是大宋皇室目前在汴京的代表人物，这两项礼拜活动却是必不可少。同时，由于孟太后曾在张邦昌交出政权后暂时主政过汴京，宗泽也想从她那里了解一下有关政况。

那孟太后虽居后宫尊位，其实命运多舛。她是原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哲宗初年被选入宫，元祐七年十六岁时与赵煦完婚，被册封为皇后。后来因遭觊觎皇后位置的刘婕妤嫉恨，被其串通权臣章惇、蔡京以及宦官郝随等屡次陷害，竟于绍圣三年无辜被废。此后她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静妙仙师，法名冲真，独自在寒宫冷殿里度过了多年孤苦生涯。

刘婕妤于元符二年九月如愿以偿入主中宫，但短命的哲宗在一年之后驾崩。徽宗赵佶即位后，刘皇后因继续挑拨是非并企图干政被废，在绝望中用帘钩自缢身亡。孟皇后则苦尽甘来被诏迎回宫，尊封为元祐皇后。岂料好景不长，崇宁初年党争再起，蔡京、郝随等人唯恐孟皇后得势于己不利，在赵佶面前大肆诬陷，致使孟皇后再度被废，又被打回瑶华宫。偏偏瑶华宫不幸失火，移居至延宁宫后又逢失火，搞得她无处安身，只得寄居于其弟孟忠厚家。

然而这一回倒是因祸得福了。靖康二年冬金军攻破汴京，将徽钦二帝以及在京的皇亲全数掳走，她却因居住民间并已被除名宫册而成了漏网之鱼。金军在扶

立了伪楚政权后北还休整，张邦昌料其伪帝宝座难稳，为避杀身之祸，急于将烫手的山芋扔出去，听说孟皇后还在汴京，便如获至宝地赶紧将其逢迎进宫，请她垂帘主政。孟皇后这才得以再返大内。

但孟皇后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宜也不可能长期摄政。在遍观了幸存下来的皇室根脉后，她决定推举手握重兵的康王赵构为帝。赵构对此深为衔恩，下诏尊其为元祐太后，后为避其祖孟元名讳，又改称隆祐太后，终其一生视如生母。

经历过如许的磨难和起落，孟太后温良恭谨的本性依旧，而处世之道及应变能力却是已历练得炉火纯青。因之在建炎三年三月的苗刘之变中，她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沉着机智地秘密联络大将韩世忠、王浚，一举平息叛乱，从而挽救了差点夭折的南宋政权。此乃后话。

孟太后接见宗泽的地点，是其寝殿玉华殿旁边的便殿。从这一点上，便可看出她是颇识进退。虽然现在她是这座偌大皇宫的唯一主宰，但为表明自己无意干政，无论接见何人，她从不使用垂拱殿、崇政殿、文德殿等皇帝的议政场所。

宗泽与孟太后一见面，双方都有点暗自称奇。孟太后的坎坷遭际尽人皆知，宗泽没想到，这位历尽沧桑年过五旬的皇太后，居然仍是那么仪态万方光彩照人。孟太后不喜奢华，其衣着只是后宫常见的轻衫软履。但这样一种简单装束，穿在孟太后身上却显得既庄重又秀雅，看上去竟宛如一位年方三十的端庄少妇。据说曾有人向她请教驻颜秘诀，她恬然笑答了八个字：清心寡欲，随遇而安。闻者叹服：“是至言哉，而非常人可及也。”

对于宗泽，孟太后也是早有耳闻。特别是那著名的开德十三战，更是在孟太后脑子里深深刻下了宗泽这个名字。她原以为，那个叱咤河北杀得金军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必定是生得高大魁梧豹头环眼，不料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却是身材干瘦清癯，满含儒雅之风，全然不像三军统帅，倒似一位太学祭酒。孟太后不由得在心中暗叹，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说不清为什么，这种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形象差异，倒使他们在心里更增添了对对方的敬重，甚至还使两人产生了一种一见如故之感。这种感觉很微妙，却在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使得他们的谈话从一开始便显出了坦诚气氛。

行过叩拜礼后，太后赐座。宗泽先向孟太后郑重转述了皇上对她的关切之情，而后未作更多的寒暄，便直率地问起了汴京现状。孟太后对宗泽的到来深怀厚望，自是有助他马到功成。现在她虽身居大内，但因有其弟孟忠厚时常进

出，对外界情况并不生疏，于是即将其所知状况，向宗泽做了扼要介绍。

孟太后告诉宗泽，金军撤离后，张邦昌为了免罪邀功，曾下功夫整顿过汴京，应当说还是有些表面成效。而眼下的情况，却是比张邦昌在时更糟。前任汴京留守范讷既无治世之才，也没想在汴京长干，接过残局后，对军政事务基本上是撒手不管，以致汴京秩序每况愈下。

眼下汴京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乱”字。治安乱，经济乱，城厢乱，周边乱，吏治乱，民心更乱。此乱引发彼乱，彼乱又导致此乱。似此一片混乱之状，实不堪外虏内寇一击，稍有风吹草动，这座京城很可能是说完就完。谈到这些，孟太后的焦虑溢于言表。

宗泽便探问：“以太后之意，微臣当以何策治此大乱？”

“我是妇道人家，无甚见识，对国政大事原也不该插嘴，”孟太后缓缓地说，“然而事关国运，却难作壁上观。浅陋之思或有一二，不知能否供宗留守斟酌。”

宗泽忙恭敬地拱手：“就请太后不吝赐教。”

“眼下之汴京可谓群魔乱舞无法无天啊，如欲拨乱反正，非有不畏万难气概，恐怕很难成事。”

“微臣不才，唯肝胆二字自忖尚不输于人。”宗泽体会孟太后之言有激励之意，乃挺直身板答道：“宗泽既蒙朝廷重托，便已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好，宗留守有此气魄，实乃大宋社稷之幸。”孟太后嘉许地看着宗泽，声音变得清亮起来，“网乱如麻，终有一纲。我想凡事只要能够提纲挈领，自可事半功倍，宗留守曾为政多年，治国之纲何在，料应胸有成竹。”

“太后过誉，胸有成竹不敢当，不过略有心得而已。”

“有何心得，说来听听。”

“以微臣拙见，戡乱在法，安民在官，法明则盗止，官正则民顺。”

“说得不错，”孟太后点点头，“我再给你补充几句，法无威不立，民无律不安，城无市不昌，市无序不兴。”她略停了停，“还有，非常时期，须用非常之法。”

“太后洞若观火，所言极是。”这不是宗泽客套，而是他的由衷之语。他真是没想到，这位静居于后宫修身养性的孟太后，竟能用寥寥数语便准确地点明了当前的施政要害，“微臣一定谨记太后教诲，细思其中要义，从速推出整顿举措。”

孟太后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随即又凝重了神色，告诉宗泽，方才所说的，

只是城区的状况及其整治之道，而关于汴京外围的匪患情况，她却知之不详，只是粗闻目下京畿一带绿林四起，对京城的威胁很大。匪不除则世不宁，因此治城外之匪与治城内之乱必须双管齐下。而对于那些绿林武装是剿是抚，则应审势衡情区别对待，切忌皂白不分四面树敌。

宗泽一面悉心聆听，一面禁不住暗想，这位孟太后的胸中丘壑，实在是不让须眉。如果皇上也是这样一个人，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孟太后无甚实权，不可能给宗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然而这番短暂谈话给予宗泽的精神支持，以及在治京方略上孟太后与其见解的不谋而合，在宗泽看来已是弥足珍贵。无论有权无权，孟太后毕竟是皇室的象征，来自皇室的理解和支持，正是目前宗泽最需要的东西。这使他心中浮起一阵连日来少见的快慰。结束拜见走出宫门时，他的步履显然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午后小憩片刻，宗泽从后衙来到二堂的花厅。因宗泽身兼二任，办公地点也就合一，所以现在的开封府衙门，同时也就是留守司衙门。反正一切要务均需宗泽定夺，该用哪颗印时就用哪颗印便是了。

负责掌管城防的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闫勍已经候在花厅。闫勍现年四十四岁，其人身体健壮方脸黑须，生就一副军人姿容。他是在赵构登基后由保宁军承宣使之职调任而来，其现职的正式名称，本应唤作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但赵构为提高新建的御营司的地位，有意压低了这位属三衙的官称。然而官称压低了，职责却未减轻，作为宗泽的第一副手，保卫汴京的军事重担，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压在他的肩上。

宗泽未曾与闫勍合作过，对他并不了解，但通过昨夜军巡铺能够及时出动扑灭大火的事，使宗泽对他产生了相当的信任感。

交谈起来，宗泽感到闫勍果然是个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之人。闫勍来汴京任职的时间也并不长，却是已将城外寇情基本搞清。他向宗泽汇报说，目前在京畿诸县境内，活动着大小杆子数十股，至于一般的村镇自卫武装，那就数不胜数了。那些杆子大都打着抗金旗号，但实则是性质各异动机不一。他们或坐地称霸，或占山为王，皆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杆子中声势较大的有十数部。其中人马最多的，是盘踞于城东赤仓潭一带的王子善部。该部号称拥兵七十万，这当然是牛皮大话，但据了解判断，至少二三十万人马总是有的。而若论战斗力，其中最强的，则属扎寨于城南八角渡外老佛崖上的姚三保部。这股武装的基本成员是在靖康之变前后哗变或叛逃的禁军。姚

三保本人就是原京城禁军都统制姚友仲的部将，具有多年的带兵经历，因而其部的军事素养，远非其他由民间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可比。

赤仓潭和老佛崖距京城均不过数十里，倘若发动突袭，兵马半日可至。王子善与姚三保自恃势大，皆对汴京虎视眈眈，如无有效制约手段，二者对汴京下手是迟早的事，亦不排除他们会联合行动。而一旦他们动手，其他杆子必不会坐视，肯定要蜂拥而上夺一杯羹。若金军乘机兴师南侵，则荡平京畿易如反掌。

“现在守卫汴京的禁军有多少人？”宗泽翻阅着寇情汇总问。

“不算宗留守刚带来的一千人马，直接隶属留守司的官兵，实足人数不到一万五千名。”

“一旦有事，邻近有哪支勤王部队可以勾调？”

“一支也没有。皇上登基后，所有的勤王部队均已奉诏向应天府集结，统一受御营司节制了。”

“噢。”宗泽点头沉吟，这个力量对比真是太悬殊了。各路杆子加起来，除去虚张声势的成分，估计起码不会低于五六十万。官军兵力如此单薄，草寇人马如此众多，都超过了宗泽此前的想象。不过，在宗泽眼里，并没将那些啸聚山林的草寇统统看作敌人。他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其中很大一部分力量完全可以为己所用。这是他早已思定的策略，也是他敢于前来接管汴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难当前，气可鼓而不可泄。面对着忧心忡忡的闰勅，宗泽觉得有必要给他鼓鼓劲。于是宗泽有意放松了神色淡然一笑：“好哇，闰太尉能掌握这许多情况，显然是下了不少功夫。留守司兵微将寡，局面的确很严峻。然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智。杆子人马虽多，无非是一群草莽，纵可嚣张一时，终究难成气候。你我连金军尚且不惧，难道还怕了这几个毛贼不成？”

这话若是别人说，闰勅只会当作不值一晒的狂言，但从宗泽口中说出，却有着不同的分量。闰勅早闻宗泽威名，知道这位老师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绝非只靠耍嘴皮功夫吃饭之辈。见他如此沉着，料是其自有主张，闰勅心下便先踏实了几分：“留守司全体将士悉赖宗留守运筹帷幄把握乾坤。”

“闰太尉言重了。”宗泽逊和地摆摆手，“老夫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凡事还要仰仗大家去做。老夫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抢在金军发动秋季攻势前整顿好汴京没有问题。”

闰勅被宗泽的大将风度感染，面色也开朗起来：“嗯，有宗留守这句话，卑职心里便有底了。卑职无甚见识，唯知为国用命。今后卑职之行止，悉凭宗留守

调度。”

“好，闫太尉快人快语，老夫也就不客气了。”宗泽做事素喜爽快，他看出闫勍也是个直爽性子，便不多作客套，就直接向他交代了任务。宗泽作为汴京留守，是在军政两方面负总责。攘外须先安内，他得腾出手来先解决后顾之忧，因此他决定，把军备方面的事务，权且先交由闫勍主持料理。具体任务是，在三个月内抢修好破损的城门城槽，打造出必要的防御战具，储备起充足的火药礮石，大量招募士兵征集战马，并训练出一支攻防能力兼备的作战主力。

这些任务很重，以汴京现有的条件，其中的每一项完成起来难度都很大。但迫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宗泽不能不提出这样的苛刻要求。闫勍明白这一点，何况搞好城防本来就是他的分内之责，因而他虽对独当一面地完成上述任务并无把握，还是二话没说地承诺了下来。

军中无戏言，宗泽知道闫勍是硬着头皮做出的承诺，为免其思想负担过重，他特地明确表态：“闫太尉只管放手去做，有麻烦可随时找我商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无论出了什么差池，责任首先在老夫。”话虽不多，却似一股暖流流过闫勍的心间。闫勍想，据说宗泽所到之处皆深孚众望，看来那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能征善战。

两人谈过之后，便马上分头去忙自己分工的那摊子事。

宗泽要亲自去抓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整顿城里的秩序；二是解决城外的匪患。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施政原则，他在赴任途中即已有所考虑，而通过上午与孟太后的一席交谈，他更坚定了既定主张。

针对城区之乱，宗泽的施政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铁腕治京。

他并没把这四个字挂在口头上，却是在行动上体现得很鲜明。治军先治将，治民先治官，宗泽对此不乏经验。首次召集开封府各衙门属官会议，他便着重强调了大宋的职司制律。他正色告诫各级官员，目下大敌当前，尤须严明法纪，请大家务必恪尽职守勤勉奉公。从即日起，凡有点名不到玩忽职守推诿扯皮贻误公事者，无论何人何职，一律从重处罚。

由于是初来乍到，宗泽没把这番话说得过于声色俱厉，然而在官员们听来，却已是字字掷地有声。这些京官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一些宗泽执法的故事，知道这个威名赫赫的新任汴京留守从来是令出法随六亲不认，与以前那个浑浑噩噩的范讷截然不同。一半是出于敬服，另一半是出于畏惧，没人敢将宗泽的话当耳旁风。会后回到各自的官署，诸官便不约而同地指挥着胥吏们开始忙碌，整理卷宗